

跨越三个世纪的东中缘

程立铭

2024年11月27日,第37个世界艾滋病日(12月1日)来临前夕,我向母校东台中学捐赠了我21年前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合著《破解艾滋密码》。作为东中一名老校友,毕业40多年后我向母校交上了一份满意的人生答卷。

我1963年出生于江苏东台,先祖程琬先生1860年从江苏征移居至此。100多年的繁衍生息,耕耘不辍,到我的儿子已经七代。据家中老人讲,族中在东台的一世祖程琬曾经是东中创办人夏寅官的启蒙老

师。我曾经两次前往仪征查考先祖往事。先祖曾经在清朝时期参加科考,并曾参加《仪征县志》的编撰,著有《啸云轩文集》《啸云轩诗集》等。程琬的祖父程宝名,为晚清举人,曾长期担任庐州(今合肥)教谕。因此,程氏门庭应算是书香门第。

1981年我从东中毕业,东中不仅传授给我知识,更重要的是培养了我如何获取真知、造福社会的人生追求。毕业后,我从事了多份工作,但无论从事什么工作,东中培养成的良好学风,影响了我的一生。

艾滋病又称20世纪的超级

癌症,人人谈之色变。当时在其研究领域,西医一统天下。我虽然没有医学专业的背景,但我深谙中医是国之瑰宝,是否能利用中医“破茧成蝶”一直萦绕心头。于是从零开始跨界学习,收集资料,撰写论文,参加学术交流。2003年,在南京中医药大学著名老教授施仲安先生的指导下,与其合著的《破解艾滋密码》正式出版。

后来,我又转战新闻界,先后担任《中国贸易报》记者站长和助理总编等职务,其间多次为家乡的发展鼓与呼。看到这些年东台无论是交通建设、城

市发展,还是乡村面貌、百姓生活,变化可谓天翻地覆,真是发自内心的高兴。

古圣先贤创建中华文明,薪火传承,才有了今天的繁荣昌盛。我的儿子程兆琦,2012年也从东中毕业。东中的老师素质高,教学严谨认真,对儿子的成长影响深远。如今,兆琦已成长为拥有研究生学历的人民海军少校军官。

100多年来,东中培养了无数优秀的学生,我们不过是其中的普通一员。无论是我的先祖程琬和他的学生夏寅官,若有知,见今日薪火相传之盛,定会倍感欣慰。

九次呼吸

赵峰昱

人间小满,万物初盈。檐角的风铃被雨丝敲得叮咚脆响,穿红挂绿的木格窗棂,蘸着雨水在写诗。穹庐下的每一粒水珠,晶莹剔透,藏着一句说尽的谚语——“满而不溢,是大地教我的矜持。”

天幕低垂,风轻轻掠过古镇。我推开西溪岐黄养生堂那扇悬着艾草的木门,绕过古朴的八仙桌,“噔噔噔”踏着木楼梯上二楼。我扫视临窗的榻榻米,推开诊疗室的门,正撞见刘惠珍医师立在窗前看云。她颈间那串刻着心经的银针罐,在天光里泛着柔和的光,仿佛黄河水凝成的星辰。

“至阳穴开了。”她引我入内时忽然开口,指尖虚点在我后背第七节棘突下。檀香氤氲的诊疗室里,银针从鎏金针盒中鱼贯而出,恍若游龙衔着二十四节气的密钥。当银针轻触皮肤的刹那,我忽然想起昨夜读《黄帝内经》时瞥见的句子:“人与天地相参也,与日月相应也。”

针尖在至阳穴悬停的须臾,窗外的雨竟停住了。刘医师说这便是天地交泰的刹那,宇宙的吐纳化作银针与经络的私语。她手腕轻旋,九根银针次第落在督脉与经络上,宛如星斗嵌进了肉身。

“伏案工作久了,身体就不舒服了。九宫飞星转起来的时候,人的气血便成了黄河水。”她说话时,眉目间露出西北女子的飒爽,仿佛针尖流淌的不是药艾香,而是

陇原大地的长风。

艾绒在铜碗里燃起青烟,我伏在诊疗床上听她讲河图洛书。她说至阳穴是小满的命门,此刻宇宙的阳气正沿着脊柱攀援而上,像八千年前大地湾先民钻木取火时的第一缕青烟。“天一生水不是虚言,你摸摸我的后腰。”她忽然笑出声,引我的手探向命门穴。温热的气流在掌心流转,竟真如黄河水漫过贺兰山阙。

针尾微颤时,她谈起少年时在崆峒山采药的往事。晨雾里的归叶挂着露水,她总觉得自己的接住了伏羲画卦时遗落的晨星。而今她用银针串起《灵枢》里的星图,将岐伯问对的古韵炼成统统指柔。“你看这九宫针法,多像敦煌壁画里的飞天琵琶!”艾烟勾勒出她手腕转针的弧线,恍惚间确有月牙泉的清波在经络间荡漾。

拔针时,暮色已爬上窗棂。刘医师将银针收回刻满卦象的檀木盒,忽然说起江南的梅雨与陇原的麦浪本该在针尖相逢。“天地交泰时,甘肃的黄土和黄海之滨的烟水,原该在任督二脉里握手言欢。”她抚摸那串从不离身的针罐,青铜纹路上映着晚霞,竟与莫高窟藻井的莲花浑然同色。

归途经过古运盐河岸,暮色里的水波,倒映出千年古塔海春轩宝塔那青铜器般的光泽。我摸着后颈微微发烫的至阳穴,忽然懂得刘医师为何说,银针是接通文明的引线——八千年的时光,原也不过是针尾颤动的九次呼吸。

何为“落苏”?

潘树青

要问何为“落苏”?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能给出答案?

岁月更迭,时光流逝,祖国辈辈都有许多东台人、苏北人奔赴在前往上海打工的路上。与旧时的拉“黄包车”不同,如今在上海打工的东台人有工头,有老板,也有成功人士。记得多年以前,有邻居从上海回到来我家作客,邻居说起上海人把茄子叫“绿素”,当时我想也对,毕竟茄子属于蔬菜一类。

返程航班穿越云层时,我翻开写满批注的旧课本。碧野先生笔下的天山正安静地躺在窗下,那些曾让我夜不能寐的描写,此刻都成了可以触摸的掌纹。

女儿忽然指着云海:

“看!多像那拉提的羊群。”

我们都笑了,这笑纹里藏着赛里木湖的波纹,那拉提的草浪,还有乌鲁木齐大扎的烟火气。

舷窗渐渐结起霜花,我摩挲着与外孙女的合影。

照片里,她

硕士袍的流苏和我旗袍的盘扣,在新疆大学的梧桐影里交织成奇异的画卷。

机舱灯光暗下的瞬间,我听见年轻时的自己正在教室里朗读:

“如果你愿意,我陪你进天山去看一看……”

是的,新疆总面积占全

国陆地面积的六分之一,

具有探索不尽的多样自然景观和多种文明交融的历史人文景观,

此行所及仅是大美新疆之一瞥。

归家后整理行囊,发现一片

那拉提的草叶夹在笔记本里。

把它放进曾用来装优秀教师奖状的檀木盒时,忽然想起《天山景物记》中的描写:

“当家家蒙古包的吊壶三脚架下的野牛粪

只剩下一堆红火烬的时候,夜风就会送来冬不拉的弦音和哈萨克牧女们婉转嘹亮的歌声。”

“酪酥”的谐音。

唐代学者段成式在《酉阳杂俎》中记载,茄子因口感绵软如酪酥(一种乳制品),民间音转为“酪酥”,后逐渐讹传为“落苏”。这一说法强调茄子的质地与乳制品的相似性。

其二:方言音变。

古代吴语等方言中,“茄”(如中古音“ga”)与“落苏”发音可能存在地域性关联,或因避讳某发音而改称。

其三:外形与象征联想。

“伽(qié)子”演变。茄子原产印度,汉译简化为“伽子”。唐宋时期,“伽”与“落”在方言中可能混用,加之茄子成熟时果柄弯曲下垂,形似古代车马悬挂的“流苏”(穗状饰物),因此得名。

五代《本草拾遗》已载,“茄子,一名落苏”,宋代《本草图经》沿用此名,说明唐代至宋代这一别称广泛流传。到清代《广群芳谱》进一步解释:“茄,一名落苏,以味如酪酥也。”

综上,“落苏”之名的来源是语言、形态、文化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,反映了古人对日常事物的诗意图与语言创造力。如今江浙部分地区(如上海、苏州)方言仍称茄子为“落苏”,成为这一古称的活化石。

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,诗词宝库中藏着无数雅致的别称。拂晓、星汉(星瀚)、鸿雁、青丝、红颜、蓝颜等常常被提及,但是更多的别称静待我们探寻。如今我们人生已步入金秋岁月,与其执着追求延年益寿的“仙方”,还不如顺其自然,让智慧与阅历化作滋养心灵的甘泉,不断地去充实自己,从而度过美妙的晚年时光。

新疆圆梦

王成凤

机翼掠过云层时,我轻轻擦拭老花镜片。舷窗外,天山雪峰如银龙般蜿蜒,阳光在机翼上折射出七彩光晕。女儿递来温热的红枣茶,我捧着纸杯的手微微颤抖——这杯茶的温度,竟与五十年前教室讲台上那杯润喉茶如此相似。那时我指着碧野先生的《天山景物记》,用粉笔在黑板上画出想象中的雪莲,尚不知这颗深埋心底的种子,终将在耄耋之年破土成行,化作跨越四千公里的圆梦之旅。

当银鹰穿透云层降落在乌鲁木齐机场时,我忽然意识到,这趟旅程不仅是地理坐标的位置,更是穿越时空的对话。新疆大学赭红色校门前,外孙女身着硕士袍飞奔而来,我颤巍巍地拭过她胸前的校徽,青铜浮雕的校名在掌纹间发烫。眼前的景象与记忆中那些青涩的面庞重叠,当年在三尺讲台讲述张骞凿空西域的青年女教师,此刻正见证着后辈在丝路明珠完成学术征

程。国际大巴扎的艾德莱斯绸在风中摇曳,仿佛维吾尔姑娘跳起了十二木卡姆。我驻足在烤馕坑前,看面团在匠人手中绽放成莲花,突然忆起中学音乐课上教唱的《边疆处处赛江南》。当年跟着脚踏风琴的节拍,少男少女们把“天山脚下牛羊壮”唱得淋漓尽致。此刻真正站在操场上,那音符竟化作金黄的馕屑,簌簌落在记忆的褶皱

里。

导游阿平驾驶越野车驶出城区时,夕阳正把博格达峰染成玛瑙色。这位哈萨克族小伙哼着《黑走马》,方向盘在他手中成了冬不拉的琴颈。

“赛里木湖是大西洋的最后一滴泪珠”。她的天空湛蓝而高远,连绵的高山环绕着湖水,如同天然的屏障。湖水的蓝色中透露出初春新芽般的绿韵,还会随着光线和观察角度的变化而变换颜色。我在木栈道上缓行,湖水漫过卵石的私语,与几十年前课堂上讲解“落霞与孤鹜齐飞,秋水共长天一色”的诵读声奇妙共鸣。

在那拉提空中草原,乘坐景

区交通车盘旋在充满诗情画意的草山之上,从车窗向外望去,移步换景,树木葱茏,绿草茵茵,生机盎然,各色各样的牛、羊、马悠然散步、吃草,宛如上有百幅挂

在天空中的风景画,极有层次感。在那拉提养蜂女雕像观景台,一座座乳白色的群峰,镶嵌在蓝天与草原之间,如一条银色的腰带。我忽而感到,这里的牧草懂得谱曲,每当山风掠过草甸,深浅不一的绿浪便奏响七重奏:新草是清脆的短笛,针茅是低吟的大提琴,苜蓿花则是跳跃的三角铁。我们换上艾德莱斯绸衣裙,无人机盘旋升空时,我展开双臂,任山风灌满衣袖——这竟与当年在操场领跳“忠字舞”时的姿态惊天相似。女儿举着相机喊:“妈,跑起来!”七十八岁的我突然成了追风的哈萨

克少女。

位于天山的独库公路是大

地裂开的诗行。当越野车盘旋至哈希勒根达坂,六月飞雪扑打车窗,我隔着玻璃触摸冰川,突然理解为何世代游牧于天山南北的哈萨克人称雪山为“白色的父亲”。转过某个弯道,盛夏毫无预兆地撞进眼帘:巩乃斯河畔的野郁金香开得放肆,恍若诸神打翻调色盘。

在禾木村木屋醒来的清晨,晨雾给白桦林披上纱丽。牛铃叮当声中,我握着木勺搅动奶茶,望着外孙女与图瓦孩童追逐嬉戏。在魔鬼城赭褐色的褶皱里穿行时,风蚀岩壁的低吟突然混入钢铁的韵律。地平线上,克拉玛依的钻井平台正以钢铁红柳的姿态刺破苍穹,抽油机向大地行着永恒的叩首礼。导游说这些“磕头机”每日跪拜三千次,我却在金属起伏的剪影里,看见张塞使团残破的旌节化作钻杆,班超铠甲上的铜钉凝成螺栓。当《我为祖国献石油》的旋律随风而至,那些曾在历史课上讲述的戈壁奇迹,此刻正随输油管里的黑色血脉汨汨奔腾——这哪里是荒原?分明是张载“为万世开太平”的誓言,在准噶尔盆地绽放的工业雪莲。

呼啸的漠风突然变得温驯,

携来20世纪50年代《克拉玛依之歌》的碎片:

“当年我赶着马群寻找草地,到

这里勒住马我瞭望过你……”沙砾扑打车窗的节奏,恰似当年建设者夯实地基的号子。女儿指着远处璀璨的石化

新城,霓虹勾勒的楼宇轮廓,竟与魔鬼城风蚀城堡的剪影完美叠印——原来时间的魔法师,早已将戍边将士的烽燧、石油工人的板房、现代城市的玻璃幕墙,熔铸成丝绸之路上新的文明图腾。

返程航班穿越云层时,我翻开写满批注的旧课本。碧野先生笔下的天山正安静地躺在窗下,那些曾让我夜不能寐的描写,此刻都成了可以触摸的掌纹。

女儿忽然指着云海:

“看!多像那拉提的羊群。”

我们都笑了,这笑纹里藏着赛里木湖的波纹,那拉提的草浪,还有乌鲁木齐大扎的烟火气。

舷窗渐渐结起霜花,我摩挲着与外孙女的合影。

照片里,她

硕士袍的流苏和我旗袍的盘扣,在新疆大学的梧桐影里交织成奇异的画卷。

机舱灯光暗下的瞬间,我听见年轻时的自己正在教室里朗读:

“如果你愿意,我陪你进天山去看一看……”

是的,新疆总面积占全

国陆地面积的六分之一,

具有探索不尽的多样自然景观和多种文明交融的历史人文景观,

此行所及仅是大美新疆之一瞥。

归家后整理行囊,发现一片

那拉提的草叶夹在笔记本里。

把它放进曾用来装优秀教师奖状的檀木盒时,忽然想起《天山景物记》中的描写:

“当家家蒙古包的吊壶三脚架下的野牛粪

只留下一堆红火烬的时候,夜风就会送来冬不拉的弦音和哈萨克牧女们婉转嘹亮的歌声。”

归家后整理行囊,发现一片

那拉提的草叶夹在笔记本里。

把它放进曾用来装优秀教师奖状的檀木盒时,忽然想起《天山景物记》中的描写:

“当家家蒙古包的吊壶三脚架下的野牛粪

只留下一堆红火烬的时候,夜风就会送来冬不拉的弦音和哈萨克牧女们婉转嘹亮的歌声。”

归家后整理行囊,发现一片

那拉提的草叶夹在笔记本里。

把它放进曾用来装优秀教师奖状的檀木盒时,忽然想起《天山景物记》中的描写:

“当家家蒙古包的吊壶三脚架下的野牛粪

只留下一堆红火烬的时候,夜风就会送来冬不拉的弦音和哈萨克牧女们婉转嘹亮的歌声。”

归家后整理行囊,发现一片

那拉提的草叶夹在笔记本里。